

被明令廢除的了。然而不久，陰曆年又搖身一變，以「春節」的姿態公然出現了，據說「陰曆」的好壞，別的不談，單以對於農家季候節令規定的準確而言，是很不易廢除的。

我在這裏擁護舊的傳統麼？不，我這麼想，新舊新年的二雄爭長，好在不是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。但願其餘舊的東西能够在中國早早死去，新的東西到我們中國來，須成爲新的實體才好，不要徒然成爲只能披在舊軀壳上的新外衣。

度·歲·雜·鈔

果菴

節日可以使人對於鄉思格外執着，不只思親，即風物亦多所懷戀，一個人的生活總不能離開本原，天涯作客，平時爲完瑣羈絆，難有餘閒涉及回想，節日有許多表現地方俗習的東西，又有人人皆可享受的休息，一若是連休息都沒有，那就更愁苦。許多平時想不起來的事，這時都因外在的刺激與精神的返視而幻出來了，何況兒時的印象，也還是節日最深，所以每逢佳節倍思親不僅是詩人的話，連一個兵士，一個工人，也不免要落下几滴淚或吃兩杯老酒以寄感懷呢。

但也曾有一個時期舊年風俗是被排除的，鄉下人買了曆本，看看沒有那一天是年初一，以及喜神方位等等，殊是失望，我記得有一年十二月是小建，於是度歲參差不齊，鎮市上的集期也舛錯了，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事。後來不曉得怎麼樣又約定俗成的一致了，即曆本也還是把舊曆正月放在第一頁，新曆又

移至頂上去，看起來風俗的固執實在比政令更爲有力。花隨人聖龔筆記云；

「風俗由積漸而成，雖瑣事皆有所本，承平愈綿久，愈使人忘其意義，寢成俗矣。近歲舊俗蕩滌一空，新學者滯棄祖國俗例，惟恐不及，固爲蕩滌原因之一，而國家多故，表亂相尋士皆短劍按後以備急，略無歲時伏臘之娛，亦其一因也。後者自爲國難殷急，民無樂生之心，復何有於洽鄰舉酒，若前者，則頗有可議。昔之風俗，冬至日獻糶履於舅姑，今日但知有聖誕節，不知有冬至，但知有聖誕老人贈兒童頑具之糶，乃至新婦多不願有舅姑，遑知有獻糶乎？即此一端，餘不枚舉。吾聞古者亡人家國易，亡人風俗難，若國未已而俗先自喪，所謂見披髮於伊川，知百年而爲戎，理或不謬，抑何其易也。馬夷初所記武林新年雜咏云；時憲書·迎春，小春牛，迎神，接皂，春牛圖，青龍馬，代圖，開門，拜年，拜節錢，燒香，開井，上墳，牀公牀母，門神，春聯，天花，門綵，柏枝，圓鑪，松棚柴，歡喜糶，美富燈，歲燭，聚寶盆，花元寶，富貴不斷頭，隔年飯，果子茶，新年酒，暖鍋，春盤豬頭肉，年糕，糖糕，元寶糕，春餅，湯糶燈圓，篆筭，八寶菜，柿餅，風菱，過年鞋，年鼓太平簫，竹喇叭，砲仗，烟火，花筒，流星，賽月明，滴滴金，龍燈，馬兒燈，走馬燈，紗燈籠，燈謎，面鬼，吹鷄，竹龍，趕魚兒，風箏，燈鷄，鞭子，相思板，哈哈笑，門牌，陞官圖，狀元籌，此並相沿未改，或名小差，實無大異，夷初此節，秩然可徵：秧歌，大頭和尚，陞官圖，百花圖，

余於北方，皆常見之，特於杭寡見耳。：此紅綠喧闐之風味，實由若干年之承平積累而成，一經喪亂，便爾消失，漢俗亡於五胡，沐風盡於金虜，海念及茲，則可知非舊俗之可想，質承平之不易！」

這最末兩句，實在說得很有味。於今日抄這些古董，正是此意。隔年飯，果子茶，春餅，各種砲仗烟火，鬥牌，陞官圖等，北俗皆很普遍，我鄉即均有之。而果子茶乃頂有趣，蓋專爲鄰里之新婚女子預備的，元旦日以後，娶新娘子的人家，都由家長帶着到各家賀年，似亦有藉此聯誼之意。所到之處，享以糕點香茗，曰果子茶，新娘子乃可于此際大顯其儀態與交際本領。我幼時，很喜歡偷看這種新娘子來我家，祖母，母親叔母等，都一團高興張羅着，走了以後，必要批評某家的新娘子最好，而女孩子蓋尤有陪吃果子茶之資格，此時較男孩子又多一種寵遇了。可惜如今連嫁娶的事都不能按照習俗舉辦了，往往是定了親的女孩子就用馱子馱到丈夫家去，以免兵荒馬亂中的責任，鄉人對於這樣馬馬虎虎的辦法，自然也是不甘心的，可是有什麼主意呢？在各種苦難中，還要莫最不關痛癢的了。

李越縵可稱文人中窮愁潦倒的代表，文章也寫得清新雋逸咸豐十年正月五日致故園諸兄弟書云；

「別來忽忽度歲，日月行邁，有識所悼。况復纏迫無聊，修名不立，愉悅嚳徙，不知所裁。：去年以謁選入都，初於秀州道中遇清明，爾時去家僅四百里，山川人物禽卉之觀，不異故鄉。然念田園春事之盛，已覺行旅爲勞。戚感欲涕，秀州多

水楊，新綠万行，映帶村郭，忽憶吾家宅後帶圃數畝，圍垣之東，有老柳一樹，臨池而生，居恒值風日和煦，席地坐其下，執書一卷，觀老婢剪野蔬，就池洗之，與兄弟輩烹蔬飲酒，以爲笑樂，此既不可得，便覺目前所見，俱無生色，此不可解者也。自爾以來，家益遠，境益變，撫時心傷，履節淚零，逡巡卒歲，万慮爲勞，客中債負，倍難還釋，復思家中伏臘艱苦，老母勞瘁，兄弟俱無以爲俯仰計，天涯万里，不能舊飛，一夕之中，魂夢數至，凡茲情狀，諒能悉之！都中歲事，多從率略，祭皂賽福之禮，惟南人僑寓者行之，爆竹之聲，十舍而一辨，元日以後，唯見貴豪車馬，馳驟往還，下吏寒人，冗冗投刺，六街肩轂，塵昏不辨，嘶肆多買紙燈紙薦寓人物花草之屬，備極巧飾，以點綴歲華而已。諸兄弟雖同處貧乏，然新歲來，室家團聚，萬物太平，人生此樂，最難倖得。今歲何日懸先人像？何日請列祖宗於室？長安遊子，弗獲與凡筮燭影間，奉一炙之獻，恨何能已，索連者何時始去？分歲之飲，何時始散？書來時幸俱及之！予除夕偕同輩四五人博戰，徹旦始罷，元日高臥，不見一生客，念家居是日，乘燭起，兒童輩已列於庭，戶門一開，千万家炮聲遠近畢發，廳事列巨燭，採柏葉作供花曙色靄靄，內外映耀，遙見門外已有新纓冠而往來者；祀神畢，家人具湯糲，列數十盃於几，與兄弟環食盡飽，不知其典禮所始，亦不知其味之美惡，：日午後，里社廟演劇相望，與談兄弟信步赴之，老少婦幼多簇擁相揖，賀人聲之繁，溢於歌吹，而俱覺和樂閒雅，異於平時。賣漿賣茶賣果餅之趁市者，亦

皆熙熙然極昇平之觀。或與諸兄弟緩行里中，循陌濼，巷無一人，春帽門符，紅紫相雜，門多虛掩，間有啓扉而出者，則甲之老人，與之相見，默然道鄉曲田園中事，夕陽微風，時時聞蕭鼓聲，愜然而至，則曰：社戰將啟矣，其歸送神乎，各拱手敬。若此瑣瑣者，今日思之，真羲皇之風神仙之樂也。余外家居昌安門外之陸家埭，去城東三十五里，月之三日，必買舟詣之，其地頗荒寂，無巖壑之娛，然孤村小市，數里相接，往往曠歸中見著青布新衣，攜一籃，籃盛紅紙色食物而行者，一小兒著大紅布衣，跳躍從其後，或有扶渡船而歸，手中多持若糕，若角黍，賀歲之物，而皆藉然有酒香，即以爲春物繁華之象，無過於此者。余一身遠役，不得從諸兄弟後，諸兄弟其善領略之，體旅人之苦毋忘居者之樂也。噫予今年三十二歲矣，入歲來又五日矣，諸兄弟亦俱老大迫貧賤，不得長家居，幸深思之勿忽。」

這文章真可媲美於伊爾文的「聖誕節」，今日散文家尙未必能寫得這般動人，我們於此頗亦悟文學工具之無釋於文言語體，要仍以感情爲第一也。旅居人正有與李君相同的鄉懷，只是李君念南而我思北耳，然因李君之文，對於江南年景，却也增加不少好感。爲元旦賀年，及鄉人穿新衣攜籃走曠野等，大約無間南北，都是一般的罷？我曾寫一小文名曰林淵雜記者，殊多記故鄉之事，這種文字，理合併入清談之列，原亦大違不道有亡國之責的，說着真是冒了志士們的大不韙，但八股式的小說終於不會作，隨着人叫口號更沒意思，舊事既頗繫夢想，

家鄉確實也離得太遠，抄抄這樣東西，積積人已的光陰，固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，還是懇請原諒的。李君又有越中燈詞十絕句，索性一並抄在這里；

「家居何事答豐年，客裏思來總惘然，第一春宵好風月，山川金碧試燈天。太守廟前春鼓鳴，東灘西灘春水生；東西相約看燈去，喚郎夜夜棹船行。路家莊畔好歌台，十万春燈燭剪開；月下新粧齊出看，前村報舞火就來。陶堰年年燈市新，百家廟裏共嬉春；春星漸亂歌塵歇，燈火家家扶醉入。東關十里逐笙歌，百戲魚龍燭隊多；照出隔江明月好，估燈千百下曹娥。早晚城西逐隊行，連句社戲最關情，怪底忽忽不相見，儂進城來即出城。三山石關路相連，小隊燈球共賽年，爲儂山名不成對，年年燈樣愛團圓。柳姑廟前初月圓，湖鑿市上少人閒，湖西少婦獨閉戶，郎去湖東今未還。阿儂家裏社筵開，姊妹速宵催我回，即今正月少田事，儂去看燈十日來。風景承平最可思，村巫沿路說燈詞，但祝年年永團聚，大家歡喜過燈時。」

因爲說的是燈，於是想起張陶庵來，夢憶中講燈的至多，而「紹興燈景」云；

「紹興燈景，爲海內所奇者，無他，竹篾，燈籠燭賤，賤故家家可爲之，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爲恥。故自莊達以至窮簷曲巷，無不燈，無不棚着。棚以二竿竹搭過橋，中橫一竹，掛雪燈一，燈蓮六，大得似百計，小巷以十計。十字街搭木棚，掛大燈一，俗曰呆燈，書四書千家詩故事，或寫燈謎，環立猜

射之。：會稽縣西橋閘里，相約故盛其燈，更於其地鬥獅子燈，鼓吹彈唱，施放烟火，擠擠雜雜，小街曲巷有空地，則跳大頭和尙，鑼鼓聲錯，處處有人圍聚看之。城中婦女，多相率步行，往鬧處看燈，否則大家小戶，雜坐門前吃瓜子饅豆，看往來士女午夜方散。鄉村夫婦，多在白日進城，喬喬畫畫，東穿西走，日鑽燈棚，日走燈橋，天晴無日無之。」

宗子乃晚明小品作家之有力代表，有人說他好，也有人說他混賬，但夢憶自序說國亡家破。披髮入山，駭賦爲野人，記了這些故事，倒好像另有一番用心的，雖屬言志，亦未嘗無道。我現在有話而自己寫不出，乃迫而出以東抄西湊，聽人笑罵，亦應分耳。

十二月廿一日既非新年更非舊年之時。

穆格爾湖邊小立

范紀美

市集散後 遺下了街屋的倦懶

穆格爾的湖水 又添了一層新怨

遠遠地 看不清 是那些黃昏後的淺山

橫林 在沙渚外 綴成了一道堤岸

月色下 吐出些 乳白淡漠的風煙

我心胸 隨煙霧 飄渺於太空間

一九三三、四、二十五。

註：穆格爾湖(Müggel See)在德國柏林東南郊十八公里